

青門十四俠



环珠楼主 著

还珠楼主著

青
门
十
四
侠

四川美术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西北岷州富商狄子和，不让独生儿子养尊处优从小命其习功练武。原来狄子和自娶娇妻以后即被情敌追杀，几十年来隐姓埋名，睡卧不宁。

英俊少年狄武身负父母重托厚望，为保护家门安宁，前往震天下的青门十四侠处求师学艺。一路上山野林莽，人恶兽猛。异物千年成精，鬼怪人间绝无。狄武见不完的奇胜险境，度不尽的重重磨难。不料大难未了，又遭情劫，他身遇俩女侠，貌一般美，艺一般高，心却般痴。但二女原本为仇家现在更结为情敌。狄武虽有艳福，一时却难辨是福是祸。师门重重险阻，家族频频危急，情关历历难度，狄武一男儿身系若干，拜高师求真经，解家门之急雪父母之耻，解恩结化冤讎，狄武赢得俩女侠芳心，二女同归。

此为武侠小说名家前辈还珠楼主创作鼎盛时期作品，世事明察，人情练达，趣味渊雅，之笔手法更臻炉火纯青，使该作成为武林小说之上乘。

狄武



倚劍

狄子
和





井

井



樵大先生

陳達

非松

目 录

- 第一回 金丸刚遇刃白高天…………… 1
朗月寒星惊来巨寇
- 第二回 窃药泄机禅关开秘符…………… 18
无心涉险黑夜坐深渊
- 第三回 巧攀宝珠飞丸诛毒蟒…………… 15
穷穿雾径游子困荒山
- 第四回 斜月照高林十月丹枫红似焰…………… 73
回风消野火千山银瀑雨如泉
- 第五回 冷雨凄风古刹杈桠逢野魅…………… 85
飞霜掣电惊魂乍定得龙勾
- 第六回 古洞杈桠石枕梦醒惊异事…………… 95
荒山遇魅金星霆击救天人
- 第七回 比剑习飞丸与我周旋宁作我…………… 113
温言吟雅谑为郎憔悴却羞郎
- 第八回 妙语喜双关判决殷勤情局限…………… 142
痴心悲片面临风惆怅很难穷
- 第九回 勤觅驻颜方白发深情怜爱侣…………… 169
颊挥知己泪红颜苦恋脱灵鸞
- 第十回 诉缠绵再作投怀燕…………… 183
伤摇动同飞比翼鸪

第一回 金丸白刃喜遇高人 朗月寒星惊来巨寇

甘肃一省，禹贡属于雍州，至秦始置陇西、北地两郡。古昔本羌戎之地，清代乃更今名。省境以内山岭纵横，最著名的有祁连、西倾、陇山、秦岭等四大山脉，大都峰峦峻秀，崖壑迴环，林树森森，参天蔽日。秦岭所属诸山，更多胜地。这些地方，大都地隔嚣尘，境称灵秀。一般江湖佳侠，山林逸士，不是造胜登临，蜡屐往来，便是觅地幽隐，长乐林泉。不过深山大泽，每生龙蛇，自来求静反动，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。况乎木秀风摧，名高见嫉，越是有大本领大名望的人，越想安闲而不可得。微风起于蕪末，星火可以燎原，往往为了一点细故，生出许多事来。

本书事迹，起因由甘肃岷州城外，西关附近的一个乡镇之中。地名木龙寨。岷州全境多山，西南边境更是山重岭复，涧谷迴环。有的地方，并有那原始森林，往往荫蔽数百余里，黑压压不见天日。林谷之中，时有珍禽奇兽，栖息游衍。野生药材也很多。加以地临洮水，土地肥厚，物产众多，居民大半殷富。只有种族庞杂，汉人以外，回族、藏族，连同青海玉树二十五族，亦常往来寄住。因为各种族间习尚不同，大都集众聚族而居。民多强悍，习于武勇，于是寻仇械斗，明争暗杀的事，常

有发生。此外各商帮，因为此时交通不便，该地是陇南重镇，驿路四出，北达皋兰，西赴临潭，西南可经天水、武都入蜀；连同洮河的舟船，水陆两路皆有通道。

毕竟山河险阻，行旅艰难，西北诸省地旷人稀，山林之间，每有豪客盗贼盘据。大帮商客，多带不少武士打手结队同行，声势浩大。寻常绿林中人，遇到这类大队商帮，若无大仇深怨，轻易不肯招惹。即使无心相遇，也只双方打个招呼，卖点面子，放过了事。

无如人情好名争胜，江湖上的人对这方面更是看重。何况一方以行旅劫掠为生，一方以保护商客为业，行径绝对相反。起初各有顾忌，都怕身败名裂，借着保全江湖义气的美名，故作慷慨，放手过去。年时一久，前者觉着到口的肥羊，老被对方把住，心中不无忌忿。不是故意寻找过节，便是暗使能手，索据对方斤两，真讲义气卖交情的仍是不多。那始终隐忍不发的，大都是多年积怨，自顾势力不多，既然招呼打到，面子无伤。乐得永息妄念，留些交情；那新出道的毛头小伙，就不听那一套了。后者或因长年无事，自觉镖局威名远震，夜郎自大。或因日久疏懈，以为照例行事，即可通行无阻，而名手无多，名高业盛，不敷分配，渐渐只凭一支旗号上路。新更镖师，多是乏货，不迁事还好，迁上就是大糟。不过这类有大名头的震局情面甚宽，沿途均有照应，经验既多，长于预防化解，软硬都来，若非真个骄狂，出事之时极少，事后好歹也能找回一点面子。

那初创牌号的人就太难了。不仅处处受人掂量，步步荆棘，全凭真实本领应付，一个不行，结下深仇，便有能人上门报复；而且前仆后继，一个胜似一个，寻仇不已，暗算更多，防不胜防，

端的难极。这些暂且不说了。

岷州南关外，本是回族聚居之地，只木龙寨住有二、三百家汉人。有一寨主姓狄名武，自称江南药材的富商。乃父狄子和，本身庶出，家早分过，因不愿居住南方受兄长们的歧视，迁来此地娶妻生子，建置下大片田业，才成了土著。

狄氏久于商旅，世习武勇。其子狄武武功更是得了名师真传，人又乐善慷慨，好客喜交。川、淮、秦、陇、晋、豫道上，常跑江湖的人，没有不知道小豹子金丸狄寨主的。狄家当地巨富，虽是少年得名，竟不骄狂自满，性情豪爽，无论新交旧识，有求必应，挥手万金，全无吝色。他对人十分和气谦恭，当地种族帮派虽多，一提狄武，全都点头称赞，齐声夸好。如此本领，人缘和家境，按说业大名高，永享安乐，不会有事发生了，那知人享往往出于意外。

狄武有一业师，姓陈名进，狄武幼年，曾随他学艺。他本领不弱，人也极好。狄武在十七岁上，子和在风尘中结识了一位异人，卑礼请来家中，传授爱子武功。只因陈进每小教起，十年宾主，相得甚欢，怕他多心，故意说那异人是新请的教书先生。陈进知道狄武天资甚高，文武皆习，来人又是个落拓文人的神气，虽觉主人这次延师比起往昔格外尊礼隆重，对方却甚沉默，终席不发一言。他初时未以为意；过后也觉有点奇怪。狄武还是照日习武，只是时间渐前为短，他以为勤于习文，是想谋取功名。自己最爱这个徒弟，读书原是好事，武功从小已经扎好基础，近文崇德，转习为速，也就不甚介意。只那教书先生、长日守在书院静室之中，主人事前遍嘱家人：

“先生喜静，小主人以外，不唤不许任何人进去！”

门馆幽寂，自从初来同席一晤以后；从未见过面；也从无人

听到读书声。他只当此君性情孤傲，文人习气往往如此，想过也就拉倒。在这一年多光景，陈进从不到书房左近走动。

当年夏天，忽然天气奇热，夜起纳凉。他静坐在所住后园偏院，月光底下，偶然想起：“年已半百，多年奔走江湖，好易迁这等贤主人，为自己建了田业，将来即可温饱。可惜长子尚道，天资太差，仅能种地；次子尚义，天分较高，用功也勤，现在传以家法，不知将来成就如何？”

正寻思间，忽见二条黑影，悄没声息的从门外闪过，其急如飞。他连忙纵身追出，四下一看，那有一丝影迹！门外一条石砌小路，可通后面书房，和去内室的捷径，料有夜行人到此。

狄家富有，仅管结党挥金，交情广大，终不免启绿林人的覬覦。狄氏全家上下均是会家，竟敢孤身行窃，肯定来者不善。在自己眼皮底下如有闪失，多年江湖名誉，也将毁于一旦。当下忿极，匆匆回房，取出兵刃暗器，跟踪赶去。心想贼必至内院偷盗，赶去细细查看，并无动静终不放心；又疑来贼路生，走错路头，一路宿高纵矮，顺房脊查看过去。

时夜已深，人均入梦，到处静悄悄的。走过书房时心想：里面一个穷先生，身无长物，贼不会去。刚要身开，忽听一人操着四川口音低声喝道：

“你且慢走，外面有人，再不，我叫徒儿送你出去！”

又听一人冷笑一声，答道：

“不必费心，我自如约，决不多事！”

陈进正在寻思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心念微动，低头俯视，瞬息之际，答话那人已说到末句。同时，便见下面书房内，灯光微闪处，一文黑影穿窗而出，往对面屋上飞去，身法

极快。陈进见那人穿一身夜行衣裳，不禁有气，低喝：

“朋友慢走！”

说时扬手一弹打去，因来人如此行径，不问动机如何，均不能轻易放过。自己的飞弹百发百中，独门连珠手法，本意只想到点，叫来人知道利害，不欲伤人。并留住来人，问明原因，再行应付，如有过节，由自己承当了结，免给主人见怨受累。所以用力自大，打的也不是要害。陈行手法利害，就这样一下，自是软硬功夫均有深造的人，也经不住一击。因此，来贼纵不打落，也必受伤无疑。那知来贼身法奇快，一弹飞到，并没见他躲闪，反手一撮，便自接去。也未回顾，仍往前飞驰，只一将便上了屋脊，忽然回头狞笑道：

“竟是你么？你这看家的小玩意，我先收存，改日有暇，再当面奉还吧！”

声随人起，早已飞纵过去。陈进见决贼竟将飞弹接去，还发话讥嘲，又惊又怒。正待连珠打去，纵身追赶，猛听喝道：

“师父住手！”

刚听出是爱徒的口音，一阵微风飒然，狄武已立在面前挡住以路，身法似在来贼之上。自己虽为人师，竟自相形见绌，使他越发惊奇，见状知有原由。忽然想起初遇先生时，问他姓名，虽未明言，答话也是川音，立时有些省悟。再看贼人，已似星丸跳掷一般，在前面房屋上连几闪，便自失踪。忙问：

“老夫子呢？”

狄武恭答：

“先生有事他出，不在房内。”

说时，见陈进面有愠色，意似不信，接口又道：

“师父到时还在，刚出追人，离房不久，师父可要下去少坐片刻？”

陈进已然明白先生是个异人，自己本领纵不如他，那有晃眼功夫声影全无，所去又与来贼同一途向，会看不出一点形迹之理呢！爱徒是不会说假话的，既然请往，乐得乘机到他房内探看一回。就便询问二人来历，等他回来相见，便不肯下交，也可见识见识，便笑问道：

“先生世外高人，不愿见我凡夫俗子，少时回来遇上，不怪你么？”

狄武恭答：

“先生常说，师父长厚忠诚，并非不愿晤谈，只为中间有好些隐情，不便明言。徒弟也是日前才得知他老人家的真实姓来历。师父由内宅到此，他早知晓，可惜不及命人拦阻。来贼又极倔强，入门时口出不逊，又吃了点亏，越发气愤，不听招呼，声随人起。虽然以后不免惹厌，先生已有防御之策，追贼便是为此。行前命弟子来请师父下去少坐，亦是他老人家的主意。”

陈进见先生对己并不轻看鄙薄，惊喜交集，便和狄武一同飞身下去。

这所院落，地势幽静，屋宇高大整洁，以前原是主人藏娇之所。因先主来前说明，地非隐僻清静不可，才将当地移让出来，另行布置。因是内宅，陈进以前并未来过。这时暗中观察，见屋外院落宽大，花木纷列，空四多纷，看不出练武形迹。门内一排五大间房舍，仅留上首一间，供先生睡眠之用。下无间余，一齐打通，虽极宽敞，都有几案琴书陈设，也看不出什么异状。只先生居室，内中设有两榻，书桌椅子均是双

份。原是大炕，已经拆去。榻系木制，并不华美，仅卧一人，因甚粗糙，似系特制，与其它家俱迥乎不配。先生书桌上只有几本旧书，床头有一小藤筐，别无长物。临院六扇纱窗，全部洞开。凭窗仰望，由窗前到对面屋上，相去不下十丈高远，中间还隔着一道五、六尺宽的走廊；檐瓦倾斜，伸出颇长。那贼竟能由室内，往对面屋顶，穿窗斜飞上去，即此轻功已非小可，自己生平行事谨慎，如何今晚激于义愤，没唤住那贼，问明情由来历，便先出手。听来贼接弹后，情口吻，分明是怨已结成，这等强仇，将来对付不了，一世英名，付诸流水。想到这里，有些事后心惊，深悔冒失，便向徒儿探听贼人姓名来历。狄武笑告道：

“师父等先生回来，让他老人家自己说吧！”

话刚至此，陈进未及答话，猛见一片玄雾，疾如电掣自檐际飞堕，紧跟着在眼前一闪，现出一个身着一件白夏布衫，手执一柄折扇，相貌清瘦的中年文士。陈进认出是那教书先生，看这来势，分明是剑侠中人物，不禁惊佩交集，急忙躬身施礼，说：

“后辈枉在江湖上混了多年，竟白眼拙，不识高人。自去年得与先生一晤之后，因听主人说：‘先生喜静，不愿见世俗中人’。一直未敢冒昧求见，今晚夜起纳凉，见有行夜人门外驰过，误认偷盗，跟踪至此。不特见到先生神龙面目，并且还看武弟艺业大进。他往日随后辈习武，竟未看出，叫人惭愧已极！不知先生尊姓大名，和那夜行人的来历，可能见示么？”

先生一面还礼让坐，含笑答道：

“陈兄休得如此称呼！我名裴琮，愚兄弟三人，均是巫山神女峰后，朱鱼峡松衣老人门下。自从老人八年前去海外云

游，一去不归。愚兄弟便遵师命，一同隐居秦岭暗谷之内，轻易不出走动。前数年，我偶然出山访友，路经函谷关口，遇到一伙强盗劫杀行旅。一时路见不平上前制止，本意不想伤人。谁知那伙强盗凶横太甚，仗恃盗首是金光亮，以为武艺高强，手眼甚宽。再加结纳有两个会剑术的崆峒门下败类，就可以横行天下，所向无敌。见我赤手空拳，孤身拦路，阻他劫杀，自是忿怒。他们久惯绿林生活，内中也有两个武功不弱的能手，知道善者不来，便把金贼牌号推出，叫我休管闲事，知趣的急速躲开，免得自投死路。

我在事前，查访好了客盗双方来历行踪。知道是盗党目的，除了那大笔财宝外，最关紧要的还是两个搭伴同行的少女。二女姓柳，原是宦裔，因乃父为官清正，病死在安徽任上，遗下老妻和二女一子。此老虽然身后萧条，在位时克己奉公，为民造福，商民爱戴。一般绅耆皆知归陕路上，道路不清。一家细软，再加二女又生得极美，扶棺归葬，跋涉数千里，深恐途中有失，特意寻了个大商帮结伴同行。大家才为这帮商客财力雄厚，还清有数名镖师随行护送，大可无虑。那知才过黄河，便吃盗党，连人带货一起看中，尾随下来。金贼行事，素来毒辣，因他山中广有田产，又在各省设有不少店铺，近来已不大命人出山打劫，可是不出手则已，只要被同党看中，除非遇上真有交情势力的，卖个面子，分文不取，如是一般商旅，劫杀货人，一个活口也不留。金贼在中年应后，好色如命。奉命行劫的爪牙，如能掳得美女回山，必有重赏。

“我知道他们志在必得，休说不识，即使相识，交情上差一点的熟朋友出面，也一定要吃碰。我担心人多，万一照顾不到，便先向那几个无用镖师留字告警，教以到时如何应付。我

便去查明地势，和群盗下手的所在，特意把盗党引向那车不能并行的峡谷口里，然后现身拦路发话。盗党所说那些话，在我们听来是出言无状，在他们却认为是十二分的客气了。若不是那几天吃我捉弄，连连遇上许多怪事，疑心有人要导晦气，那会有客气话说，一遇上便动手了。我回答他们：从不晓得金光亮是什么玩意，反正你们想要伤天害理，劫杀无辜，被我裴四先生撞上了，是绝对不行的！懂事的，赶快回去，叫那金贼自来找我。他也不会怪你。

“可笑答话的两个强盗，只听我说姓裴，并未问我来历，头一个懵懵懂懂冲上来，连怎么挨打都未弄清，便吃我丢翻在地。盗党又惊又怒，不敢怠慢，便要一拥而上。我说：你们就有一万人，也由我单身对付。这里地狭人多，你们施展不开，白白吃亏。少时在狭窄的路上，堆满狗强盗的尸首，又没有野狗来清除这些臭皮囊，岂不让道路阻塞，商派兴叹。既已生为狗盗，罪孽深重、何苦在死后领上这许多咒骂！不服气的，可随我到谷外陈列你们的尸首、说罢便由群盗头上，飞越出谷。

“那商帮接受指教，按预计，我出手引按走盗党，他们便赶到盗党前面，各自赶路。偏生内中有一镖师，觉得为了他们的事，让我一人独上，显得他们太没义气了，又想事后问我姓名。这一来却惹了麻烦。我到谷外，他暗自践来，本领又差，一时支留心他，上场便中一箭。我忙去抢救，一看箭创，却中的是奇毒无比的下作暗器。原来是为首的强盗，见我本领太高，他们绝非敌手，以为那镖师也是同等能人，便放暗箭伤他，痛下毒手。金贼党羽，都是出名的心也手狠的阴险恶徒。我一怒之下，便将二十多名贼众当中，出手阴狠的杀了十九个。余人也一齐制住，各自留记号之后，迫令彼等将强盗尸体另觅隐秘处，